

中阿舍王相应品牛粪喻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尔时，有一比丘在安静处，燕坐思维而作是念：“颇复有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颇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”

话说那时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当时，有一位比丘在闲静之处燕坐思维，他这样想：“有没有一种色法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呢？有没有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呢？”（他在思维一个问题：色受想行识五蕴中，有没有不变的、保持安乐的东西呢？这正是我们希求之处。）

彼一比丘则于晡时从燕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！我今在安静处燕坐思维而作是念：‘颇复有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颇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耶？’”

那一位比丘就在晡时（下午三点到五点）从燕坐起身，前往佛处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，稟白说：“世尊！我在闲静处燕坐思维，这样想：‘有没有色法常住不变，一向保持安乐，恒久存在呢？有没有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呢？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无有一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者，无有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者。”

佛给了肯定的答案：“没有一个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，也没有一个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粪，告曰：“比丘！汝今见我以手指爪抄少牛粪耶？”

比丘白曰：“见也。世尊！”

于是，世尊用指甲粘一点牛粪说道：“比丘，你现在看我用手指甲粘一点牛粪吗？”

比丘回答：“见到了。世尊！”

佛复告曰：“比丘！如是无有少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也。如是无有少觉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乐，恒久存也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我忆昔时长夜作福，长作福已，长受乐报。比丘！我在昔时七年行慈，七反成败，不来此世，世败坏时，生晃昱天，世成立时，来下生空梵宫殿中，于彼梵中作大梵天，余处千反，作自在天王，三十六反，作天帝释，复无量反，作刹利顶生王。”

佛又告诉说：“比丘！像这样，没有少许色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。如是无有少许受、想、行、识常住不变，而一向安乐，恒久存在。什么缘故？比丘！我回忆自己过去世在生死之中作大福德，作后长久受用乐报。比丘！我在昔时七年行慈，此天地七反成败期间，都不来此世间。世界败坏时生晃昱天，世界成立时下生到空虚的梵天宫殿中，在那梵界作大梵天王，其他处又一千次作自在天王；又有三十六次作天帝释；还有无量次作刹利顶生王。”

（后面世尊讲到，作刹利顶生王时享有种种妙宝的大受用情形。总之，从前到后在长久的时间里受用安乐，然而最后还不是全灭了吗？这证明世上没有常住不变、一向的安乐，所以是苦性，要说的是这个道理。）

“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大象，被好乘具，众宝校饰，白珠珞覆，于娑贺象王为首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马，被好乘具，众宝庄饰，金银玳瑁，马王为首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车，四种校饰，庄以众好、师子、虎豹斑文之皮，织成杂色，种种庄饰，极利疾，名乐声车为首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大城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

拘舍堤王城为首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楼，四种宝楼，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正法殿为首。”

“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头大象，都敷着很好的乘具，有很多妙宝庄严装饰，以白珠珞覆盖，在这些象当中，于娑贺象王为首。我在作转轮王时，拥有八万四千匹马，被着很好的乘具，众多的妙宝庄严装饰，以金银珞，其中馱马王为首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辆车，都是作四种装饰，以好的狮子、虎豹有斑文的皮来作庄严，织成彩色，种种装饰，那些车非常快速，其中以名乐声车为首位。比丘！我作刹利转轮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大城，都非常大、富裕快乐，有很多人民，其中以拘舍那王城为首。再者，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座楼，四种宝楼，以金、银、琉璃、水晶四种宝作成，其中以正法殿为首。”

“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御座，四种宝座，金、银、琉璃及水精，敷以、，覆以锦绮罗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惹逻、波遮悉多罗那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双衣，初摩衣、锦衣、缙衣、劫贝衣、加陵伽波惹逻衣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女，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小不及天，姿容端正，覩者欢悦，众宝璎珞严饰具足，尽刹利种女，余族无量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种食，昼夜常供，为我故设，欲令我食。”

“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还有八万四千御座，四种宝座，金座、银座、琉璃座及水晶座，上面敷以毛毯，覆盖垂下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等。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有八万四千双衣，初摩衣、锦衣、缙衣、劫贝衣、加陵伽波惹逻衣。比丘！我作刹利顶生王时，还有八万四千夫人，身体光泽，皎洁明净，美色过人，稍亚于天，姿容端正，人见人喜，而且身上具有各种妙宝璎珞的装饰，都是王种之女，而其

他族性女不计其数。比丘！我作转轮王时，有八万四千种食物，昼夜常供应，为我特意置办，想让我吃。”

“比丘！彼八万四千种食中，有一种食，极美净洁，无量种味，是我常所食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女中，有一刹利女，最端正姝好，常奉侍我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双衣中，有一双衣，或初摩衣、或锦衣、或缙衣、或劫贝衣、或加陵伽波耜逻衣，是我常所著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御座中，有一御座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精，敷以氍毹、氍毹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耜逻、波遮悉多罗那，是我常所卧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楼观中，有一楼观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精，名正法殿，是我常所住。”

“在那八万四千种食物里，有一种食物非常美妙、洁净、无量种味，是我常常受用的。比丘！在那八万四千女中，有一位王种之女，最端正姝好，常常侍奉我。在那八万四千双衣里，有一双衣，或初摩衣、或锦衣、或缙衣、或劫贝衣、或加陵伽波耜逻衣，是我常常穿著的。在那八万四千御座里，有一种御座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晶，敷着毛毯，覆下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耜逻、波遮悉多罗那，是我常常睡卧的御座。在那八万四千楼观里，有一座楼观，或金、或银、或琉璃、或水晶，以这四种宝组成，叫做正法殿，是我常住的殿堂。”

“比丘！彼八万四千大城中，而有一城，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名拘舍耜堤，是我常所居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车中，而有一车，庄以众好、师子、虎豹斑文之皮，织成杂色，种种庄饰，极利疾，名乐声车，是我常所载，至观望园观。比丘！彼八万四千马中，而有一马，体紺青色，头像如乌，名駉马王，是我常所骑，至观望园观。比丘！

彼八万四千大象中，而有一象，举体极白，七支尽正，名于娑贺象王，是我常所乘，至观望园观。”

“在那八万四千大城中，有一座大城，极大富乐，有很多人，叫做拘尸那王城，是我常常居住之处。在那八万四千车中，有一种车用各种妙好的狮子、虎豹等有斑纹的皮织成杂色，做各种庄严，非常迅捷，叫乐声车，我常常乘载它到观望园观赏。再者，八万四千匹马中，有一匹马紺青色的身躯，头像鸟，叫做駉马王，我常常乘骑它到观望园观赏。再说，八万四千大象中，有一头象全身极为洁白，七支都很端正，叫于娑贺象王，我常常乘骑它到观望园观赏。”

“比丘！我作此念：‘是何业果，为何业报，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？’比丘！我复作此念：‘是三业果，为三业报，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一者布施，二者调御，三者守护。’比丘！汝观彼一切所有尽灭，如意足亦失。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色为有常，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也。世尊！”

“比丘！我这样想：‘这是什么业的酬报呢？让我今天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呢？’比丘！我又作是念：‘是三种业的果报，使我今天有大如意足、大威德、大福佑、大威神。一者布施，二者调御，三者守护。’比丘！你看这一切所有都坏灭了，如意足也失掉了。比丘！你怎么想？色是有常还是无常呢？”

回答：“无常。世尊！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，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。世尊！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世尊！”

佛又问：“如果无常的话，那是苦还是非苦呢？”

回答：“是苦的，因为它变掉了、没有了。世尊！”

又问道：“如果是无常、苦、变易的法，多闻圣弟子还接受说这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吗？”

回答：“不会的。世尊！”

（既然是无常、苦、变掉的法，那就不会认为这是我，因为一下子就没了，怎么是自在的我呢？再者，也不会认为这是我所，因为这上面没有我，那上面也没有我，也就没有属于谁所有的事了。再者，也不会以为我属于那个。这些都没有。）

复问曰：“比丘！于意云何？觉、想、行、识为有常，为无常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也。世尊！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，非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苦、变易也。世尊！”

复问曰：“若无常、苦、变易法者，是多闻圣弟子颇受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世尊！”

佛又问说：“比丘！你怎么想的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有常还是无常呢？”

回答：“无常。世尊！”

又问道：“那无常的话，是苦还是非苦呢？”

回答：“是苦、变易的。世尊！”（无常就变灭了，这当然是苦，不是安乐自性。）

佛又问：“如果是无常、苦、变易的话，智慧多闻弟子还会接受说这是我，是我所，我是彼所吗？”

回答：“不会的。世尊！”

（意思是，既然是无常、苦、变易的，那就不会接受这个是我。再者，我们以为世上有你我他等有情，他上面是色受想行识五个，自上面也是色受想行识五个，但这五者一下子就变掉了，所以，他上面也没有不变的“我”，自上面也没有

不变的“我”，也就是没有人我。既然连“我”都没有了，那诸法又属于谁呢？所以，“我所”的概念也没有了。）

（接着，世尊顺水推舟再做教导。）

“是故，比丘！汝应如是学。若有色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，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”

“所以，比丘！你应当这样学。首先要看色法，无论过、现、未、内、外、粗、细、好、恶、近、远等哪一种，一刹那就变灭了，没有我，也不是我所有，我也不是它所有（这一切都是空的，它属于谁呢？就像空屋子里没有主人一样，全世界的色法都没有主人，所谓‘属于某个人所有’这种想法就没有了。所以，了解了无常就知道是苦，是变易，没有我，没有我所）。应当以智慧观照、如实地见到它的本相。”

“若有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或过去、或未来、或现在，或内、或外，或粗、或细，或好、或恶，或近、或远，彼一切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彼所，当以慧观知如真。”

“对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四种心法（或者说领纳、取相、造作及了别，这些心法只是从不同分上立了四蕴），无论过、现、未、此处、彼处、粗、细、好、恶、近、远等，刹那间就变灭了，它是苦的，没安乐自性，由于一刹那就灭掉了，因此这上面没有我，也不是我所有，我也不是它所有（所有心法方面的蕴也都是这样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，上面空空的，就像空房子里没有我一样，哪里有所谓的谁属于谁呢？没有‘属于’这件事，不是某个具主宰的人所有的。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上面都没有我和我所）。应当以智慧观照、如实地见到它的本相。”

“比丘！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彼便厌色，厌觉、想、行、识，厌已便无欲，无欲已便解脱，解脱已便知解

脱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“比丘！如果多闻圣弟子这样观察的话，那他就灰色，厌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厌了以后就没有欲，没有欲就得了解脱，得了解脱就有了解脱知见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要这样如实地了知。”

（以上世尊开示了解脱之道。像这样去观无常，了解苦、变易，知道无我、无我所，之后对于虚假的蕴就起厌心，不再认为那是我，附著在上面。原先看错了，以为那是常，有真实的乐、主宰的我以及我所，由此起各种妄执。这回看到了它是生死根源，就是在这里起了疯子般的错觉，起那么多执著、起贪嗔、造业、受报等等，因此对此厌舍，不再抓它，不再执著这里有常、乐、我、净，对此就没了欲，没了欲就解脱了，由此出了解脱知见，灭掉了苦蕴，不再受后有了。）

于是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坐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彼比丘受佛化已，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着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自觉，自作证成就游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彼比丘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罗诃。

于是，那位比丘听佛这样说后，善受善持，就从座位起身，顶礼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他得到佛的化导后，自己在静处安住，远离俗尘，心无放逸，精勤地修行。他独住、远离、心没有放逸、精勤地修行后，真正成办了族姓子所应作的事，剃发、著袈裟、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一直到无上梵行修究竟为止，在现法里自己觉悟了、证知了，自己作证“我得如是成就”，所谓“此生

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”，要这样如实地了知。像这样，那位比丘知法后，乃至得到阿罗汉果。

心要提示：

胜因得胜果，仗能源发光，
源尽光还灭，区区何常坚。

“胜因”，指轮王前世修的布施、持戒等的善行。他修的时候心很浓厚、很相续，所修的善就像产生福乐的庞大能源一样。“胜果”，指生到极光净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、忉利天和下生人间做转轮王等无数次乐果的显现。然而福业力终究有限，当业力穷尽时，福乐显现刹那间就消失无余。就像有能源时会持续不断地发光，境界相当璀璨、光明、快乐，然而能源一耗尽，光当即熄灭，又落到黑暗中了。

这里是修相续的粗无常。还是作对比观察，首先要看到，以轮王的福德力维持了数万年的福乐景象，看起来非常稳定；我们跟他相比，从现在的情形来看相差太远，证明过去做的善业很差，能源非常有限。轮王的能源是我们的一万倍，然而福业力一用尽，一下子就灭掉了；我们的善业资源这么微小，这一生的寿命、住宅、眷属、权势、受用等，用不了多久必然会灭掉，哪里有常坚呢？如果把他能源的显现度比成一个小时，那我们差不多只有几秒钟，他都没有常坚，一下子归于无有，那我们几秒钟的显现决定瞬间就没有了。这就要想到：我们拥有的所谓幸福生活、幸福资本等都非常脆弱，它是由自身过去的宿因来支持的，不是常法，而我们的能源那么小，当然很快会灭。对此要生起定解。

上面说的是修无常观念的方法，懂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发展无常观念，从怎样的思维之路来发展，接着做一些具体的举例说明。

思维的关键是从因上去看。轮王前世种了大因，他说：“我从前修了布施、调御、守护等三种善德，而出现这么大的福德。”就像前面所说，象、马、殿、座、臣、夫人等都是八万四千，又有主藏臣宝、典兵臣宝，轮王手下还有八万四千小

王，他们手下都有很多部从。他的大福德力一度显现时，能推动整个世界运行，一切都向着他，随着他的福德力而转，因此称为“转轮圣王”。然而他的能源是有限的，当能源耗尽时也是一无所剩，一切都归于无常。

福业力是能源，就像水力、风力等发电，使得整个区域光明灿烂一样。现在作对比观，要知道轮王的能源非常大，他是大老板、大财主，而我们的能源非常小，是小乞丐、小受用。轮王的福报在数万年里非常稳定地显现，但后来也告罄了，不复相继。连他自身都灰飞烟灭，何况根身所处的器界，以及他福德力召感来的一切眷属、权势、受用、住宅、城池、大殿等等？都一无所有了。就像前面所说，当他去世时，几天当中玉女宝、主藏臣宝、典兵臣宝、象宝、马宝等有情也随之去世了。军事、财政、交通工具、兵器等最显赫、最具殊胜功能的法，也随之息灭了。这些由他有限福德力显现的现相，几天中就没有了。由他福德力感召的宝物，譬如四宝合成的殿堂、园林等都黯然失色，变成泥土了。这些都只是福德力的闪现，只不过时间较长而已，今天来看，那一切都一无所有了。

对比思维时要联系自身。由轮王大福德力显现的世界，在数千万年里灿烂、妙好。城市里没有灰尘，不必扫地，也没有天灾人祸，时时风调雨顺，日月清明，没有荆棘、沙砾、瓦石、土堆等鄙陋的相。那时的音乐也是自然的，风吹击到树上，发出各种美妙的旋律等等。那里没有寒暑，人民也没有疾病等。他的福德看起来非常稳固。轮王那么伟大，曾拥有八万四千城等，然而今天一点也没有了。他的城市像金刚，我们的城市像水泡，连金刚都灭尽了，那水泡还能维持多久呢？要想到，他有那么大福德的能源在支持着，多少万年里一点不匮乏，自然出来，但也很快就没有了；而我们自身享用的这么一点点福报、那么小的善因能源，还能常保吗？

他的福德那么大，拥有八万四千象、马、宝车等，以及具功德、调顺的马宝、象宝等，这些都是由福德力感召的，但福德能源一尽一下子就没有了；而我们只有一点点福德，拥有一辆甲壳虫般的车，它还能常保吗？很快就没有了。

轮王的大正殿长宽各一由旬，像一个地区那么大，里面有八万四千楼、八万四千床榻，是那么富贵、豪华。下至他拥有的一颗珠子，我们倾尽一座城市的财富都比不上。他的福德在数万年里显现，但是到了业尽之时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变成一堆土石。对比起来，我们只有几十平米的房屋，拥有几个电器、家具等，还能常保吗？由这么一点福德出现的泡沫现相，有什么常坚呢？

或者想，他的家眷多好，有八万四千夫人。最好的玉女宝作王后，她贤良有德，事事向着轮王，恭敬有礼，心没有一刻忘记轮王，而且统领后宫井井有条。他还有一千个王子，个个相好庄严，勇猛具力，一出战就能屈人之兵，胜伏诸方。轮王的家庭非常兴旺美满，在人间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例。他是人间第一，可以叫做“十全轮王”，以他的福德力，宫廷内外非常和善，没有纠纷。轮王的福德力大，他纯善的业力支持着这看似稳定的状况，不会有大的变动。然而轮王去世后，玉女宝也自动过世了，其他夫人们也一个个消亡。连轮王的家庭都要归于无有，何况我们的家庭呢？我们由过去的福业力组成一个小家庭，它像泡沫一样，瞬间就没有了，要么一方突然死亡，要么闹离婚搞得不欢而散，成了最大的冤仇。这就知道，以一点点福业力出现的家庭，哪里有什么常坚呢？

再说权势。他的权势大得不得了，整个四海天下都归属于他，人民的心自然归向于他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当地最大的首领都会拿金钵盛银粟、银钵盛金粟作供养，把国土、政权、人民全部奉献给轮王，连比试、辩论都不需要，一看到轮王的威德自然被折服。譬如他乘着轮宝，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到了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北美洲等，到了当地，最大的

联合国主席马上出来供养。轮王只需说两句：“你们要记住我的话，以十善治理人民，不要非法治国，就等于我住在这里了。”那些小王们就服服帖帖，完全听受，之后轮王返回他的中央大都，那里人人都歌颂、赞叹轮王的善德。整个天下自然运转，你说权势大不大？而且数万年里一直这样显现，四海清平，无为而治，他能安心地坐在大正殿的床榻上修四禅，天下太平无事。他福德账簿上的资金特别雄厚，一点不匮乏，所以权势非常稳定。然而这种显现最终也没有了。

我们生在末世，人寿不到百年。真正掌权的时间，掐头去尾，有的能掌二十年权，有的只能掌十年权。然而它像泡沫一样，时时都有政敌、反对力量。搞政治就像在风浪中行船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翻船，所以当权的人岌岌可危，忽然间发生政变，被拌了一脚就甩到一边去了，一个文件下来就被罢官免职，贬到小地方去，甚至被枪决等等，当时的威风很快就没有了。所以要想到，自己暂时拥有的一点权势能支持多久呢？哪里有常坚？决定很快就没有了。

再说受用，轮王眼睛看到的是璀璨的宫殿园林，耳朵听到的是最妙好的音乐，口里吃的是天下最好的美餐，常常嗅到各种花香，身下骑的是紺马宝、白象宝，坐在世上最好的毛毯上等等，在数万年里丝毫不匮乏五欲受用。每顿饭都有八万四千种菜，每一种都美味无比，我们连舔他筷子的福分也没有。他的福德这么大，但最终也消失殆尽了。而我们的受用只有这么一点，每天听听音乐，上上网，看看电影电视，打打高尔夫球，喝喝饮料，或者躺在舒适的沙发上、床榻上等等，不过如此。轮王尚且在福尽时，一切都消尽无余，而自身福德账簿的存款，还比不上他小数点后末位的数字，这一点福德能用多久呢？肯定很快就耗尽了。《宗镜录》里记载了一则公案，一个人一生能吃的饭、享用的衣服等，都是过去的福业定下来的。这就要知道，我们平生的受用只有这么一点，福一尽就没有了，哪里能常保呢？泡沫一样的衣食受用，顿时就没有了。

有人说：我是永远的大富翁，永远是五欲的拥有者。

哪里能这样说呢？当福业消尽时，光是一个喉癌就能让人什么也吃不下。得了任何一种癌，到晚期几乎都要痛得在床上打滚，生不如死，没有一点舒适的地方。或者一下子破产，下一秒就要睡在马路上或者贫民窟的角落里，无依无靠，无床无被，就像一只丧家犬。所以要想到，现前的一点受用不是常坚的，只是一点福德力的显现，怎么能冀望于它呢？

像这样整个思维下来就知道，福德巍巍的轮王尚且如此，终究逃不出无常；而我们只是一个穷光蛋，只有一点小福报，以这点福业力出现的泡沫式的受用、住房、权势、眷属等，哪里有常坚呢？要这样来思维。

思考题

1、《中阿含牛粪喻经》中，

（1）世尊说完自己做转轮王的情形后，比丘和世尊的一段对话说明了什么道理？

（2）以对比观察而修相续粗无常的理路是什么？

（3）从住宅、交通工具、家庭、权势、五欲受用等方面，以转轮王和自身作对比而思维，引生无常观念。